

一个值得广西诗歌记住的名字:

“邕莱诗会”

□ 陈代云

少数民族地区的诗歌总有一种命名的冲动,以显示特有的美学意蕴和文化特征。如果说“少数民族诗歌”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他者的眼光,那么“百越境界”则是广西诗歌的自我追求。“邕莱”是壮话,意思是“花山”,邕莱和花山虽然意思一样,但邕莱的辨识度显然要高得多,在文学界,花山一直被视为骆越文化之元,所以,《广西民族报》“邕莱诗会”栏目一开始就显示出主动的姿态,体现了栏目及其主持人赓续地域和民族传统,展现本土诗歌气质的抱负,体现了少数民族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责任与理想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,人们逐渐进入到一个商业社会,生活在变化,诗歌也在变化。全球化潮流和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让大多数诗人都感觉到写作资源、诗歌技艺已经进入全民共享时代,似乎所有的写作者终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。但实际上,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,都承载着世代相传的道德理想、价值观念、文化立场,在现实的文化冲突中,这些差异会深刻地影响诗人内心。意识到这一点,可能会让我们的写作变得更有意义。

我曾在数篇论文里讨论过没有文字系统的

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境遇,深知建立一种具有美学意义的本土写作的艰难,每一代广西诗人都面临着自己的写作语境,都有自己的文学责任。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,有被称为少数民族诗人的苗廷秀、韦其麟、包玉堂、黄青、莎红、依易天、黄勇刹、衣冠品、柯炽等;在八十年代,有追求地域性写作的杨克、林白薇、黄神彪、黄承基、黄莹、冯艺、梁肇佐、蒙飞等,也有探索现代性的黄琼柳、张丽萍、邱灼明、顾文、蓝焱、红波、魏雨、史晓京等。还可以列举更多的方向、更长的名单,似乎多样性才是诗歌写作的应有之义,所以我们很难分清哪一种写作代表了广西诗歌未来的方向,或者说,在广西诗歌这棵大树上,每一根健壮的枝丫都朝向太阳,都是生长的方向。但在我看来,“邕莱诗会”这个栏目是具有警醒作用的,它提醒每一位诗人,不要因为奔向太阳而忘记扎根热土。

“邕莱诗会”是一个很有“野心”的栏目,一年来,不仅贡献了许多优秀之作,而且精心策划,力求把握广西诗歌整体发展的脉搏。比如2019年8月,“邕莱诗会”展示了自行车、麻雀和漆三个民间诗歌团体的写作状况,9月又推出

了相思湖、南楼丹霞、独秀三个校园诗群。这六个诗歌团体在中国诗坛都比较活跃,显示了广西诗歌创作的一个侧面。但熟悉广西诗歌历史的读者会发现,因篇幅所限,广西民刊和校园诗群都有遗珠之感。扬子鳄诗刊曾是广西民间诗刊的标志和里程碑,围绕着凹地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诗人;校园诗群中,天南湖是一个应该重视的诗歌群体,南宁师大和北部湾大学等多所高校都有活跃的诗人团体。如果能够利用连续几期来梳理广西诗歌的某一方向,相信“邕莱诗会”呈现的写作意义和史料价值会更大。

在反映时代精神方面,“邕莱诗会”也有敏感的触角,应时而动,一年来先后组织过时代楷模黄文秀主题、建国70周年主题、抗疫主题、“三月三”主题等,号召广西诗人将创作的激情投入时代的洪流中。这些诗歌情绪饱满、真诚激越、感染力强,吹响了时代号角,是另一种动听的声音,展现了文学与时代、与生活的密切关系。

和全国其他省市相比,广西诗歌的平台并不多,但对于凝聚本土诗歌力量却作用巨大。《广西文学》开设的“诗坛桂军”和“诗歌双年展”拉近了广西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,《南

国诗报》虽然存续时间不长,但它是广西唯一的官方诗歌刊物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,民间刊物开始成为诗人活动的空间和成长的平台,同人刊物如《自行车》,地域刊物如《漆》《麻雀》,开放刊物如《扬子鳄》,在全国都有较大的声名,广西诗坛的中坚力量大多和民间诗刊有紧密的联系,或是民刊的主持人,或是民刊的参与者。定期出版的校园刊物如《相思湖诗群》《天南湖》诗刊、《南楼丹霞》等都吸引了一批年轻的作者,他们中的佼佼者已经登上诗坛,成为广西诗歌的重要力量。

“邕莱诗会”这个诗歌平台与上述刊物都不同,我想,这正是它独特的价值之所在。如果用一个个不尽恰如其分的词语来描述它所选发的诗人,那就是“一网打尽”,他的作者群既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登上文坛的黄琼柳、黄神彪、石才夫、牙韩彰、黄鹏、丘文桥、陈宁、杨辉、李宗文等人,也有在诗歌界享有盛名的刘频、非亚、盘妙彬、刘春、庞白、谢夷珊、费城、陆辉艳、黄土路、朱山坡等人,还有近年来声名鹊起的大朵、荣斌、琬琦、大雁、蓝敏妮、吕小春秋、安乔子、卢鑫婕、韦汉权……没有必要将每一位诗人的名字都列出来,但“邕莱诗会”开放的视野依然显示出栏目主持人把握广西诗歌整体面貌的“宏大”愿望。从作者群和栏目策划来看,“邕莱诗会”无疑具有“诗史”的眼光与价值。

人们对报纸的态度向来是随读随丢,而报纸副刊又被称为“报屁股”,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东西。但《广西民族报》副刊策划的却是一个具有学术意义的栏目,真是让人意外又惊喜。一年来,“邕莱诗会”所做的努力和成果都有目共睹,我相信假以时日,这个栏目对广西诗歌的重要性会越来越明显。正因为有了“邕莱诗会”,《广西民族报》因此有了收藏的价值,有了为文学史提供第一手资料的底气。

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广西诗歌的人,我祝愿这个栏目越办越好,也希望广西诗歌牢牢地记住这个名字:“邕莱诗会”。

(作者简介:陈代云,诗人,诗评人,现为河池学院教授、文学与传媒学院副院长。)

如何讲述“自然”的故事

——“邕莱诗会”诗歌阅读散记

□ 钟世华

经诗友推荐,我得知《广西民族报》有个“邕莱副刊”,而且“邕莱副刊”每个月会定期推出一期“邕莱诗会”。在灯下翻阅一期“邕莱诗会”的作品,诗意盎然,扑面而来的恰是五月的芬芳……许多熟悉的面孔,石才夫、盘妙彬、刘频、非亚、朱山坡、黄土路等,还有一些似乎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变得不那么模糊了,牙韩彰、梁洪、丘文桥、陈宁……“邕莱”仿若一块肥沃的诗歌土地,一年之间,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,时代楷模黄文秀主题、建国70周年主题、抗疫主题、“三月三”主题……就连在国外沉寂了多年的诗人琼柳也“跃”了起来……

自诗歌生发之日起,对自然的讲述就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在这种讲述中,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特拉克尔的歌享受着“晚祷钟声”的“冬夜”,而且也可以看到艾略特的徘徊着死亡与神性的充满现代感的“荒原”……可以肯定的是,不同的诗人在面对自然时有着不同的讲述方式,这种讲述一方面构成了纷繁多样的思想空间,另一方面也使得自然的景观显现出了多元的艺术形态。而“邕莱诗会”的诗歌中也存在着对于自然的讲述,他们或是通过富于民族性与地域性的思考来建构自然的特殊身份,或是经由空间的转换来想象自然的多维样态,或是通过时间的延宕来展现自然与心灵的碰撞交流,由此绘制出了一幅独特的自然景观。

其一,“邕莱诗会”的诗人们善于在民族性与地域性的身份塑造中来讲述自然。广西现有壮、汉、瑶、苗、侗、仫佬、毛南等12个世居民族,所以他们在讲述自然的过程中具备了独特的民族情感与地域体验。如在壮族诗人石才夫的《黄姚古镇》中,位于广西贺州的黄姚古镇被他赋予了四种讲述方式,分别是唱、画、看、写。其中的“唱”最能体现出壮族的特色,因为在壮族的文化语境中,“歌圩”

是重要的表达方式,由此表现出了壮族人民善于歌唱的技艺。石才夫通过诗句“唱黄姚/不宜水调歌头/小桥一句/流水一句/最后一句/放在斜阳里”,来提醒人们歌唱黄姚的“准确方式”,即从民族性的角度提出了欣赏黄姚古镇的特殊心态。此处的“小桥”“流水”“斜阳”等词既把黄姚的自然景致细致地描摹出来,同时又有着对古典诗词意境的独特借鉴,在自然与人文的交汇中再现了别样的地域景观。

与石才夫相比,田湘的《邕莱,或者花山》在讲述“邕莱/花山”时更加具有民族性与地域性的色彩,这首先与其写作对象关系密切。作为广西的重要文化符号,“花山壁画”承载了壮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与艺术情感,也因此成为广西诗人重要的写作对象,韦其麟、杨克、黄神彪等诗人的笔下均有对“花山壁画”的呈现。而在田湘的诗中,花山不仅作为广西重要的自然景观——“太阳的火球高高挂着/锣鼓声和蛙鸣声汇入滔滔明江/英俊的舞者,手持佩剑/头戴桂冠。这是举众出征/还是赴一场爱情的盛宴”,而且还成为他歌颂民族与国家的重要载体,正如该诗末尾所写:“千年岁月留下这盛大场面/那是一个民族无声而强大的气场/花山邕莱,邕莱花山/如天籁之音,没有比这更美的语言/我的祖国就在这里/花香遍野/胜过所有的梦境”。这里的“民族”显然已经超出了壮族的文化范畴,而代表整个中华民族,并由此生成了“花香遍野”的“祖国”意象,使得田湘在讲述自然的同时,表达出了崇高的民族与家国情怀。

其二,“邕莱诗会”的诗人们通过空间的转换来构筑多维的写作样态,以此展现出多样的自然景观。盘妙彬的《一朵白云的样子》显然将关注焦点放在了“白云”的形态上,并且这里的“白云”超出了自然的限制,而存在于诗人的想象空间之中。该诗开篇写道:“他乡遇上果园,在此读完旅途上的小说/一个小男

孩被一只手牵走”,这里交代了“白云”所处的特殊空间——“他乡”,并由此具有生成性的意味。接下来的写作中,“他乡”的空间开始不断延展,包括“北海道”“西贡”“伊斯坦堡”“布宜诺斯艾利斯”“惠灵顿”“奥斯陆”“华沙”“里斯本”等,不同的地域空间正象征了“白云”的不同形态,也诠释了被牵走的“小男孩”在接下来的人生中所具备的多种可能性。这即表明,由“白云”所代表的自然之意义在空间的延展中拓展开来,以至于生成了关于人生的追问:“小男孩离去,少年不见,我问自己去了哪里/一个中年人走出来,一朵白云的样子”,诗人在此通过“小男孩”与“中年人”的转换,来描述“白云”样子的变化,并由此探触了人生的意义。

较之盘妙彬的不断变化的“白云”而言,庞白的《致大海兼讲故事》中“大海”只具备两种形态——“青春年少”与“步履踉跄”,二者分别代表了两种想象空间,据此抵达着对于岁月的思考——“毕竟对岁月的恐惧和敬畏/我已不再保留意见”。在另一首《向南海》中,庞白讲述了另一种形态的“海”,使得以“海”为核心的自然景观更加具备了社会层面的内涵,因为“这些浪漫主义者,这些理想主义的信徒/以大海的名义,举诗为号,相邀向南”。除此之外,“向南海”还有一种特殊的意义,即作为“南方沿海城市”的重要代表,带着着社会建设的重要使命——“这,就是我们和这个南方沿海城市的使命/在这个稍微高于海平面的地方/我们的目光穿越生死,志向青云直上/我们的心跳,在辽阔中,瞬间加剧”,同时也将自然意义上的“海”赋予了社会学意味。

其三,“邕莱诗会”的诗人们还通过时间的延宕来讲述自然,由此再现了复杂的内心际遇。陆辉艳的《像是花瓣》在时间的回环中描摹出了充满感伤的“花瓣”,这里的“花瓣”

首先与春天相关联——“白玉兰盛开得太迅速/明月翘起了一下/桃花开在监狱里/这动人的春天/让路过的人,一次次/翻墙而入”,由“迅速盛开的白玉兰”“翘起的明月”和“开在监狱里的桃花”所建构的春天显然并不“动人”,而是充满了感伤的意味,由此烘托出了诗人的特殊情感。接下来的写作中,诗人通过对“新闻”中的“溺水男孩”的描画,使其重新获得生机,并在该诗末尾强调“像是花瓣/重新回到枝头/像是又活过来了/流干眼泪的母亲/朝他张开双臂”。可以看出,花瓣“重新回到枝头”正代表了时间的回环,同时也对应了该诗开头的“动人的春天”,更加深了全诗的感伤气氛。费城的《六月》亦是通过对自然景观的讲述,通过“六月”这一特殊的时间,再现了他对于人生、岁月等问题的思考。在诗句“仿佛有光,静静照着六月的院墙/木纹加深了暗影。一只手拍响锈损的门环/从时间内部扬起灰尘混合着光线”中,充满暗影的“院墙”与“一只手拍响锈损的门环”正蕴含着一种时间的肃杀感,也由此再现出了诗人内心的特殊境遇。该诗末尾的诗句“明晃晃的午后时光,那只被岁月攫取的秋千/兀自在老旧的风景里摇晃了许久”,则再次强调了由时间带来的伤痛,也使得“六月”的自然景观具备了特殊的意味。

在“邕莱诗会”园地,诗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讲述了自然的故事,其中不仅包括了富于民族性与地域性的再现,而且还有着立足于空间与时间的展示,这使其在描摹出多样自然景观的同时,也有力地表达了他们对于民族、地域、人生、命运等问题的思考。以上仅是个人阅读的一些笔记和思考,里面还有很多好作品值得慢慢细品……

(作者简介:钟世华,山东大学在读博士,南宁师范大学教师,文学创作二级,主要从事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与评论。)